

# 木兰是谁？

□ 霜枫酒红

从中学语文课本到连环画，从戏曲到电影，从中国影视界到美国好莱坞，在中国诸多传奇故事中很难再找出一个像木兰这般内涵丰富的主题富矿了。

从最初400字左右的《木兰辞》开始发轫，经过历代文人添砖加瓦、润色添补，故事主人公从只知名为木兰的北朝少女逐渐演变成了姓名确凿、家庭明确的千古巾帼英雄花木兰。

《木兰辞》是我国南北朝时期北方的一首乐府民歌，被誉为“乐府双璧”之一。作品充满浪漫主义色彩，描写了一位女子代父从军、征战沙场、凯旋回朝、建功受封、辞官还家的非凡经历。千百年来，木兰这位巾帼英雄的形象走进千家万户、深入人心。与此同时，也形成了《木兰辞》产生时代、木兰是哪里人等诸多争议，至今不绝。

现存通行版《木兰辞》最早见于北宋神宗、哲宗年间文人郭茂倩编著的《乐府诗集》。据郭茂倩所述，《木兰辞》转引自南朝陈释智匠所著的《古今乐录》，不过木兰的身世及原作者均不详。

郭茂倩将《木兰辞》作为一首民歌归入了《鼓角横吹曲》之中。所谓横吹，郭氏解释为“有鼓角者为横吹，用之军中，马上所奏者是也”，也就是用来在军中奏响、鼓舞士气、适宜马上演奏的歌曲。与《木兰辞》同属一系列的还有《琅琊王》《紫骝马》《钜鹿公主》《慕容垂》等作品，它们共同展现了刚健尚武的英雄气概与

质朴明朗的遣词风格。

北宋以来，不断有文人学者加入到《木兰辞》的研究中，同时进行了大量的二次创作。这些探索与创作推动了木兰故事的广泛流传，也使得木兰的形象逐渐变得多元与模糊。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创作年代汉代说、隋唐说与南北朝说等，不过南北朝说因种种证据而相对更具说服力。

20世纪80年代，许可、赵从仁、唐长孺等学者均有关于《木兰辞》的研究。有研究者提出，木兰诗中未明确记载木兰的姓氏，是因为“木兰”本身即为姓氏，与鲜卑族的“穆兰”姓相通。有学者剖析战争场景指出，木兰从“黑山头”至“燕山”抗击胡人的描写，与北魏与柔然之间的战争背景高度契合。有学者通过研究“可汗”等称谓判断，《木兰辞》初创于北魏时期，是一首鲜卑族的民歌。

武汉大学教授、史学家唐长孺通过深入剖析文本、结合考古发现以及历史文献，详细论证了《木兰辞》的形成过程，并得出其最终创作年代应为唐代的结论。唐长孺在论文《木兰诗补正》中特别对“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策勋十二转”“出门看火伴”等诗句中的关键词进行了严谨分析，“今就诗中用语，补举数证，以成唐人所作之说。”唐长孺先生还说，“三十年前，我曾以木兰诗为唐人作之说向已故徐天闵教授请教。徐先生说：‘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

战死，壮士十年归’，调高声响，对仗工稳，全属唐音。徐先生诗学渊深，必非妄说。我久有诗为唐人作的想法，今读逯钦立先生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见本诗题解，因写此文，以为逯说左证。至于木兰故事究发生在何朝何代，乃另一问题，今不涉及。”

学界研究的主流观点集中于《木兰辞》的原型初创于北魏，经历了唐人的改写与润色，唐代已广为传诵，应该是比较可靠的结论。

不过关于木兰的身份研究依旧观点多样。例如，木兰的姓氏有花姓、魏姓、朱姓、木兰姓等说。关于民族亦有汉族、鲜卑族之说等。关于木兰是哪里人，有河南虞城、湖北黄陂、陕西延安、安徽亳州、山西大同等说。近年来，大同学者在《木兰辞》及相关人物研究上出了相当成果，深入论证木兰就是北魏首都平城人，并认为应该将木兰打造成今日大同的一个城市形象。

木兰艺术形象以其独特的魅力历久弥新。在不同时代的一次次解读中，木兰形象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女性角色，成为了忠诚、勇敢、孝顺与身份认同的象征。在当代，这个形象依旧会面对更多的艺术形式演绎，包括芭蕾舞、音乐剧等，让其原有的文化内涵实现更多的转化。我们从这些转化中看到《木兰辞》的故事核心，看到家国情怀，更看到一个中国艺术符号的持久生命力和创新能力。

## 群众文艺的魅力

前不久，浙江省文化馆的全民艺术学堂开通报名，最抢手的短视频剪辑课，报录比高达150:1。2024年年初，贵州榕江村超、村晚两大“顶流”相遇，当晚参与演出的2300多名演员，从跳艺术体操的5岁小朋友，到七八十岁的侗族大歌歌师，90%都来自榕江各个乡镇，让观众惊呼“才艺精湛”。

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无论是文艺生活还是文艺创作，近年来，以基层群众为服务对象和实践主体的群众文艺，都有了更强的存在感、更高的能见度，广泛传播的事例不胜枚举。从中不仅能看到群众文艺植根基层、有生活、接地气、凸显精气神的固有优势，而且可以深刻感受到：时代土壤变了，群众文艺正在形成新的风景。

2023年，建筑工人易群林在深圳街头弹钢琴的视频走红网络，网友感动于他那一双粗糙的大手扛得起生活，也弹得了浪漫。易群林弹的那架钢琴，是深圳华强北步行街上8架公益钢琴之一。华强北街道办事处将其摆放出来，免费供人们弹奏。每天都有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在此弹琴，开启一场场街头音乐会。以此为代表，一批小而美、有特色、有品位的公共文化空间正成为群众文艺创作演出的新场域。无论是城市里的口袋公园、地铁美术馆、艺术长廊，还是乡村中的文化礼堂、文化院落、乡村戏台，都在打开“围墙”，链接起更多群众文艺形式，鼓励新创意新做法，让群众文艺更好融入生活、点亮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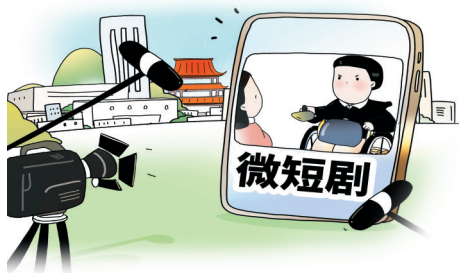
统计显示，截至2023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92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7.5%。基于互联网及其终端的广泛普及，文艺创作的大众化、非职业化、网络化趋势愈加凸显。网络作家从事着多元职业，直播镜头后站着无数“斜杠青年”和才艺达人，乡村短视频更是让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博主走到台前。可以说，以用户生成内容为代表，群众文艺已经与网络文艺高度重合。互联网将散落在个体身上的经验、知识、才艺、技能挖掘出来，以“开源扩容”的方式激发群众创造热情，群众文艺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活力。

琴棋书画、吹拉弹唱，群众文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认为是空闲下来的老年人专属。而今，从村超、村晚的运营策划，到广场舞的编排演绎，再到群众合唱的选曲编曲，新意迭出的群众文艺实践中不乏年轻人的身影。他们有新颖的创意，有记录的热情，也有传播的意识，群众文艺在他们的参与下焕发出新的神采。

群众文艺变了，看待群众文艺、引导群众文艺、推动群众文艺发展的方式方法也要改变。发现群众文艺的新场景、新主体、新活力，从中发掘文艺创新的动力动能，破译文艺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的密码，壮大社会主义文艺的有生力量，是新时代群众文艺发展的必由之路。

我们为什么需要群众文艺？因为这样的文艺和人民、和生活深深联系在一起，它们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它们以人民为表现主体，也以人民为创作主体，它们朴素真诚，带着烟火气，却又浪漫潇洒，凸显精神追求，这是群众文艺的永恒魅力。

据《人民日报》



## 爆款影视生出爆款短剧尚需时日

今年以来，短剧热度不减，从竖屏到互动，从原创到衍生，从1分钟到5分钟、10分钟，微短剧展现出包罗万象的内容形态。除了原创剧本，一些大热影视剧IP推出的衍生短剧也逐步在市场占据一席之地。

短剧《我的归途有风》播放量达1.8亿次；13集的《超越吧！阿娟》点击破1.1亿次；短剧《天涯小娘惹》，播放量近1500万次——这些短剧全都是热门影视IP的衍生剧。影视IP纷纷试水拍短剧，这是一门好生意吗？

去年，反诈题材电影《孤注一掷》狂揽38.48亿元票房，暑期档铺天盖地的短视频宣发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衍生短剧《变相游戏》时隔不到一年推出，讲述主人公沈执安迷恋主播“猫咪”，并一步步走向被骗的深渊。悬疑网剧《唐朝诡事录》在2022年播出后成为一匹黑马，目前该剧第二季还未推出，衍生竖屏短剧《大唐来的苏无名》已先上线。衍生剧沿用原班人马拍摄，讲述主人公苏无名意外穿越到近现代时空，继续破案的故事。

“在续作上映前的空白期，相关微短剧的出现能够起到非常好的铺垫作用，这是维持IP热度的一种方式，也可以使电影、长剧集与短剧之间互相借力。”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相比开发周期至少两三年、票房收益由上映一个月决定的长电影，短剧能让影视IP有更长的生命周期。尤其是专业影视制作班底“下场”，也是对短剧制作质量的保证。

短剧《我的归途有风》是大热剧集《去有风的地方》的衍生剧，讲述28岁的

许有风为完成朋友的遗愿，回到家乡四川，结识了非遗美食川菜传承人谢归途的故事。衍生剧不仅在主人公姓氏上与原IP相同，女主角刘美含也曾出演《去有风的地方》。为此，也有观众期待“有风宇宙”的成形。

在抖音精品短剧负责人钱立立看来，长短联动IP衍生大概率会成为未来的一个重要方向，“电影和短剧本质都是内容产品，都在跟用户发生连接，而基于短视频账号与用户高频互动，能够更好帮助孵化和运营IP。”比如，《超越吧！阿娟》是基于动画电影《雄狮少年》IP衍生出的真人短剧，讲述主人公阿娟怀着“开一间舞狮馆”的梦想来到大城市，在这过程中遇到形形色色的人与事。“拍摄短剧版，与电影IP长短联动，能够触达更多用户，保持这个IP的热度和新鲜度。《超越吧！阿娟》单集片长10分钟，这也是探索短剧创作空间和创作边界的一种尝试。”

“短剧作为一种内容形态，会跟其他内容形态一样，经历品质升级的道路。”钱立立介绍，“首先都是90分钟—120分钟的叙事。其次，爆款精品短剧也遵循了电影经典的3段式，只不过和电影的节拍是不同的。在镜头语言上，竖屏拍摄更多是在近景和中近景，它的光影、聚焦人物的表演，包括情绪的铺垫和故事逻辑性的延展，都会不同。”

从电影、长剧集到新形态的短剧，一方面固然能提升IP知名度、扩大影响力；另一方面，也存在“水土不服”的风险。从一个IP到“IP宇宙”，并没有想象中简单，也并非拍几部相关联的长短剧集就可解

决。《大唐来的苏无名》评分只有6.2分，远低于网剧版的7.9分。竖屏、短篇幅的流行形式探索，使得正片里诡谲的案情和缜密的推理无法很好展开，成了众多网友打差评的原因。

因商业模式差异，无论是影视IP衍生短剧，还是平台自制、定制微短剧，都会采取不同付费模式。某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有些微短剧免费观看，为的是提升影视IP热度；有些则属于“商单”，在微短剧中植入商业品牌广告；大部分竖屏短剧，采取单集付费的观看模式。出于不同的商业目的，短剧的内容自然也各有侧重。

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讲师杜梁认为，当下IP开发没有明显的媒介限制，不管是动漫、文学还是网剧、短剧，只要IP有一定影响力、有固定的收视群体，都可以向电影拓展。“例如中国动漫受众群体比较集中，《熊出没》等作品翻拍成电影后，市场影响力不断提升。网剧IP如果能够实现小众喜好向大众媒介的成功转化，也能在电影里建立新的阵地。因此形成良好的宇宙化IP开发意识很重要，这也是当下国产影视工业里比较缺乏的。”

身为“IP宇宙”中的一环，短剧也被视为锻炼青年创作者的重要渠道。“在没有短剧这种格式之前，操盘一个大项目，不管是电影还是长剧，门槛是非常高的。”钱立立说，“大多数短剧是由专业内容工作者生产的，不太可能由一个人完成所有工作，它是系统化、组织化的合作，参与其中的个体有大量青年创作者。”

据《解放日报》



四川泸州的一场群众文艺演出